

贾科莫·巴拉 1909—1914 年光色与动态艺术创作的嬗变

边雪珂

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22

【摘要】：贾科莫·巴拉是未来主义的关键倡导者。光和动感是巴拉的核心元素，其 1909-1914 年间的创作围绕光、色彩与动态视觉展开系统实验，成为现代视觉艺术转型的关键节点。本文以巴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，从色彩分割、光色叠加、动态韵律等形式语言为切入点，探讨其色彩建构与动感表现如何重塑观者的视觉感知模式。

【关键词】：贾科莫·巴拉；光色与动态艺术

DOI:10.12417/2982-3846.25.05.002

1 从色点并置到动态抽象：连续摄影驱动下的动态模拟

巴拉在接触未来主义之前深受点彩派修拉（Georges Pierre Seurat）的影响，修拉的色彩分割与光学混合的理论影响了巴拉对《路灯—光的研究》（Street Light）的创作。巴拉以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等纯色进行并置、叠加，结合放射状的笔触与补色的对比，将人造光源转化为具有扩张性的视觉光谱，塑造出动感与现代光感。但很快，巴拉突破了点彩派对瞬间光影的被动记录。

巴拉吸收了点彩派将色彩拆解为纯色单元并置的技法的同时，也彻底改变了其服务于自然光影还原的创作目的。他的这一转变源于当时新兴的连续摄影技术。1882 年，埃蒂安-朱尔·马雷（Étienne-Jules Marey）发明了“连续摄影”（Chronophotography），即捕捉物体多个独立且连续的运动。1886 年，马雷拍摄奔跑中的白马，来记录白马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化的影像，其重复形式和线性动态为巴拉提供了直接的视觉参照，“巴拉在绘画中将这种叠化影像转换成穿插、渗透和交叠的点彩笔触。”^[1]1912 年巴拉创作的《被拴住的狗的动态》（Dynamism of a Dog on a Leash）就有所体现，“动态性是巴拉艺术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。”^[2]他认为，“事物的外形在我们眼前绝不会静止不动，而是不断地出现、消失。因为影像在瞳孔上久留时，移动的物体就会不断地重复。”^[3]“画面中，一个女人牵着一只奔跑的小狗，把女人行走的脚、晃动的皮带和小狗的四条腿在不同时间的动态都画在同一幅画面中，像多帧画面重合到一起”^[4]他打破传统绘画“瞬间定格”的规则，将狗的四肢、尾巴、耳朵以及牵引绳在不同时间点的位置，通过“色彩重复+轮廓叠加”的方式使动作重叠，将狗和主人运动的同时性呈现在画面中。



图1 艾蒂安-朱尔·马雷拍摄的奔跑白马的动态照片（来自 Wikimedia）



图2 贾科莫·巴拉《被拴住的狗的动态》（来自 Wikipedia）

2 抽象速度的视觉化：联觉媒介引导下的感官互动

“连续摄影”让巴拉看清了肉眼无法捕捉的运动瞬间。一旦掌握了这种“分解时间”的逻辑，他便不再满足于描绘可看到的物体，而是转向描绘不可见的抽象运动。1913—1914 年间，“巴拉迅速转向彻底抽象化动态主义的基本概念，创作出完全专注于透视、线条和色彩的作品，以传达运动、速度和光线的纯粹本质。”^[5]他彻底抛弃了具体的物象，走向了抽象艺术。具象的物体被简化为纯粹的几何线条与色彩块面。此时，光与运动不再需要依附于物体，而是通过线条的张力与色彩的节奏直接展现。而联觉（Synesthesia）正成为他将抽象画面与感官体验相连的核心媒介。

所谓联觉，是指一种感官刺激引发的多种感官体验的心理现象。在1913年的《抽象速度与声音》中，巴拉不再像《被拴住的狗的动态》时那样依赖物体的多重残像，而是直接利用色彩心理来打通视听边界。画面中通过蓝色与橙红等补色产生的视觉张力，在视网膜上制造出一种类似机械震动的闪烁感，同时用那些跳跃排列的红色线条模拟声波在空气中扩张的视觉轨迹。这种处理方式将汽车的物理位移升华为一种“视听合一”的爆发力，使观众在凝视色彩张力的瞬间，被诱发出一种来自机器时代的轰鸣幻听，感受到一种“视觉噪音”（Visual Noise），达到一种“看得到的速度声”。至此，巴拉完成了从模拟现实到创造现实的飞跃。他的实验不仅拓展了动态表达的边界，更预示了一场全方位的感官革命。

3 巴拉实验的精神内核与历史价值

1909至1914年间对光与运动的探索，彰显了巴拉未来主义实验性的核心精神，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语言对艺术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不仅在视觉上完成了从捕捉物体动态到提取纯粹力场的转换，更是通过联觉以色彩动态回应“现代生活”体验，将“速度”“声音”“能量”这些无形体验通过具体技法转化为“有形的视觉等价物”。

同时，巴拉将光学原理、色彩心理学、摄影技术引入绘画，把艺术创作变成一场可控的视觉实验，而非感性的情绪表达。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罗什（Paul Delaroche）曾在1839年看到银版摄影法的时候惊呼，“从今天起，绘画已死！”。但巴拉以实践告诉世人，摄影并未杀死绘画，而是推动了绘画对速度、时间与多感官联觉等纯粹精神本质的抽象探索的转向。巴拉对色彩分割、光色叠加、动态残影的探索，具备严谨的逻辑性与科学性，以光色实验践行了“艺术即科学”的理念，开辟了全新的艺术领域。

瓦尔特·本雅明在《机械复制时代》中指出，现代人处于持续的“震惊”（shock）体验中，城市生活带来的是被动的、碎片化的感官过载。而巴拉通过视觉轨迹的引导，将观者从被动的“震惊”中解救出来，成为对动态规律的主导者。巴拉教会观者如何在一个充满动态和碎片的世界里，通过主动的视觉综合，去把握和理解“运动”和“能量”的本质，以适应了现代社会“动态、多感官”的认知需求。巴拉将“动态”作为核心表达目标，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动态艺术、欧普艺术与影像艺术，延续了巴拉对动态连续性的探索。在现代设计领域，视觉传达设计、影视色彩设计、数字媒体设计等，均将“色彩的动态表达”作为核心设计语言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占跃海.未来主义绘画连续运动图式的多义性[J].艺术探索,2025,39(04):89-99.
- [2] Mastandrea S,UmlitàMA.Futurist Art:Motion and Aesthetics As a Function of Title.Front Hum Neurosci.2016 May 17;10:201.
- [3] 契普.欧美现代艺术理论:接踵而至的理想[M].余珊珊,译.长春:吉林美术出版社,2000.
- [4] 赵毅平.未来主义:速度与力量的崇拜者[J].幼儿美术,2019,(06):36-41.
- [5] Phillip Barcio(2026)Dynamic Sequences of Giacomo Balla-The Abstract in Futurism,
<https://ideelart.com/blogs/magazine/dynamic-sequences-of-giacomo-balla-the-abstract-in-futurism-1?srsltid=AfmBOor26kfHTz7ILMCdGwdbUwVFolrYRG3mviOQKxeXRqkoB1dbwy9N>.